

類較餘一切極為重要。見是究竟欲樂根本。故特引諸無垢經論。並以易解。能動心意。符合經義。諸善士語。而為莊嚴。將粗次第。略為建設。廣如餘處。應當了知。我等煩惱。極其粗重。多不了知依師道理。知亦不行。諸聞法者。反起無量依師之罪。即於此罪亦難發生悔防等心。故應了知如前所說勝利過患。數數思惟。於昔多生。未能如法依止諸罪。應由至心而悔。多發防護之心。自應勵備法器諸法。數思圓滿德相知識。積集資糧。廣發大願。為如是師。乃至未證菩提以來攝受之因。若如是者。不久當如志力希有常啼佛子。及求知識不知厭足善財童子。

略說修習軌理分二。一正明修法。二破除此中邪妄分別。初中分二。一正修時應如何。二未修中間應如何。初中分三。一加行。二正行。三完結。今初

初加行法有六。乃是金洲大師傳記。謂善灑掃所住處所。莊嚴安布身語意像。由無諂誑求諸供具端正陳設。次如聲聞地中所說。「從昏睡蓋淨治心時。須為經行。除此從餘。貪欲等蓋淨治心時。應於床座。或小座等。結跏趺坐。」故於安樂臥具。端正其身。結跏趺坐。或半跏趺。隨宜威儀。既安住已。皈依發心。決定令與相續和合。於前虛空明現觀想。廣大行派

及深見派傳承諸師，復有無量諸佛菩薩，聲聞獨覺及護法眾為資糧田。又自相續中，若無能生道之順緣積集資糧，及除逆緣淨治業障二助緣者，唯勵力修所緣行相之正因，亦難生起。是故次應修習七支以治身心，攝盡集淨諸扼要處。

其禮敬支中，三門總禮者，謂「所有」等一頌。非緣一方世界及一時之佛，應緣十方過去當來及現在所有一切諸佛，以至誠心，三業敬禮，非隨他轉。智軍阿闍黎釋中云：「此復若僅頂禮一佛，所得福德，且無限量，何況緣禮爾許諸佛。」

三門別禮中身禮敬者，「普賢行願」等一頌，謂以方時所攝一切諸佛，以意攀緣，如現前境，變化自身等諸佛刹，極微塵數，而申敬禮。此復是於諸境所有普賢妙行，發淨信力，由此信力，發起禮敬。「一身頂禮其福尚大，況以爾許身業禮敬，其福尤大。」智軍阿闍黎所釋也。

意敬禮者，「於一塵中」等一頌，謂於一一微塵之上，皆有一切塵數諸佛安住菩薩圍繞會中，應發勝解，隨念諸佛所有功德。

語敬禮者，「各以一切」等一頌，謂於諸佛功德勝譽，不可窮盡，化一一身，有無量首。

化一一首。有無量舌。以微妙音而稱讚之。此中音者。即是讚辭。其支分者。謂因即是舌根。（此與漢文稍有出入）海者是繁多辭。

供養支中。有上供者。「以諸最勝」等兩頌。最勝華者。謂人天等處。所有眾多希有散華。鬘謂配貫種種妙華。此二種中。皆有一切或實或假。伎樂者。謂諸樂具。若弦若吹。若打若擊。塗香者。謂妙香泥。勝傘蓋者。謂諸傘中諸勝妙者。燈燭者。謂香油等氣香。光明及摩尼寶。有光明者。燒香者。謂配眾香。或唯一種所燒燃香。勝衣服者。謂一切衣中最勝妙者。最勝香者。謂妙香水供為飲水。以氛馥香遍三千界所熏水等。末香者。謂妙香末可撒可燒。或積為堆。或畫壇場。支配顏色形量高廣等妙高峰。聚者加於前文一切之後。有眾多義及莊飾義。並種種義。

無上供者。「我以廣大」等一頌。言有上者。謂世間供。此中乃是諸菩薩等。神力所變微妙供具。頌後二句。於前一切不具足。此二句義者。悉應加之。是說敬禮及諸供養所有等起及其境界。（此與漢文稍有出入）

悔罪支者。「我昔所作」等一頌。依三毒因。身等三事。其罪自性。謂我所作。此復具有

親自所作。及教他作。或於他作而發隨喜。總攝一切說「諸惡業」應念此等所有過患。悔先防後。至心懺除。則昔已作。斷其增長。諸未來者。堵其相續。

隨喜支者。「十方一切」等一頌。隨念此五補特伽羅所有善利修習歡喜。猶如貧者獲得寶藏。

勸請轉法輪支者。「十方所有」等一頌。謂於十方刹土之中。現證菩提。獲得無著無障礙智。未經久時。變爾許身。勸請說法。智軍阿闍黎作「現證菩提」一而為解釋。

請住世支者。「諸佛若欲」等一頌。謂於十方刹土之中。諸欲示現般涅槃者。為令發起一切眾生究竟利益。現前安樂。故變無量身。勸住佛刹微塵數劫。不般涅槃。

迴向支者。「所有禮讚」等一頌。以上六支善。表舉所有一切善根。悉與一切有情共同。以猛利欲樂迴向。令成大菩提因。永無罄盡。如是了解此諸文義。意不餘散。具如文中所說而行。則能攝持無量德聚。此中禮敬供養。勸請請住。隨喜五者。是為順緣。積集資糧。悔者。是除違緣。淨治罪障。隨喜支中一分。於自造善。修歡喜者。亦是增長自所作善。其迴向者。是使積集淨治長養諸善。雖極微少。令增廣多。又使現前諸已感果將罄盡者。終無窮盡。總之。

攝於積集淨治增長無盡二事之中。

次令所緣明了顯現。供曼陀羅。應以猛利欲樂。多返祈禱。謂「維願加持。從不恭敬善知識起。乃至執著二種我相。所有一切顛倒分別。速當滅除。從敬知識。乃至通達無我真實。所有一切無顛倒心。速當發起。及其內外一切障緣。悉當寂滅。」

正行分二。總共修法。二此處修法。

今初

所言修者。謂其數數於善所緣。令心安住。將護修習所緣行相。蓋從無始。自為心所自在。心則不為自所自在。心復隨向煩惱等障。而為發起一切罪惡。此修即是。為令其心。隨自在。堪如所欲。住善所緣。此復若隨。任遇所緣。即便修者。則於所欲如是次第。修習爾許善所緣境。定不隨轉。反於如欲善所緣境。堪任安住。成大障礙。若從最初。令成惡習。則終生善行。悉成過失。故於所修諸所緣境。數量次第。先須決定。次應發起猛利誓願。謂如所定。不令修餘。即應具足憶念正知。而正修習。如所決定。令無增減。

此處修法者。先應思惟。依止勝利。速成佛等。及不親近所有過患。謂能引發現法後世諸大苦等。次應多起防護之心。謂不容蓄。分別尊長過失之心。隨自所知。應當思惟。戒定智

慧聞等諸德。乃至自心未起清淨行相信時。應恆修習。次應思惟如前經說。於自己作當作諸恩。乃至未發誠敬而修。

後時如何行者。應將所集眾多福善。以猛利欲由普賢行願。及七十願等。迴向現時畢竟諸可願處。如是應於晨起。午前。午後。初夜。四次修習。此復初修。若時長久。易隨掉沈自在而轉。此若串習。極難醫改。故應時短。次數增多。如云。「有欲修心。即便截止。則於後次心欲趣入。若不爾者。見座位時。即覺發嘔。」若待稍固。時漸延長。於一切中。應離太急太緩加行過失。由此能令障礙減少。疲倦昏沈等亦當消滅。

未修中間如何行者。總之雖有禮拜旋繞及讀誦等。多可行事。然今此中正主要者。謂於正修時勵力修已。未修之間。若於所修行相所緣。不依念知。任其逸散。則所生德。極其微渺。故於中間應閱顯說此法經論。數數憶持。應由多門修集資糧。生德順緣。亦由多門淨治所有違緣罪障。一切之根本。應如所知。勵力守護所受律儀。故亦有於所緣行相淨修其心。及律儀戒。積集資糧三法之上。名為三合而引導者。

復應學習四種資糧。是易引發奢摩他道。毘鉢舍那道之正因。所謂密護根門。正知而

行。飲食知量。精勤修習。倍寤瑜伽。於眠息時應如何行。

初中有五。以何防護者。謂遍護正念及於正念起常委行。其中初者。謂於防護根門諸法。數數修習。令不忘失。二者謂於正念常恆委重而修習之。<sup>二</sup>何所防護者。謂六種根。從何防護者。謂從可愛及非可愛六種境界。如何防護。其中有二。守護根者。謂根境合。起六識後。意識便於六可愛境。六非愛境。發生貪瞋。應當勵力。從彼諸境。護令不生。即以六根而防護者。若於何境。由瞻視等。能起煩惱。即於此境。不縱諸根。而正止息。其守護根者。是於六境。不取行相。不取隨好。若由忘念煩惱熾盛。起罪惡心。亦由防護而能止息。取行相者。謂於非應觀視色等。正為境界。或現在前。即便作意。彼等行相。現前往觀。取隨好者。謂於六識起後。能引貪瞋癡三之境。意識執持。或其境界。雖未現前。由從他聞。分別彼等。<sup>五</sup>防護為何者。謂從雜染守護其意。令住善性。或無記性。此中所住無覆無記者。謂威儀等時。非是持心住善緣時。

正知而行者有二。何為所行事。於彼行正知。初中有二。謂五行動業及五受用業。其中初五之身事業者。謂若往赴所餘聚落餘寺院等。若從彼還。眼事業者。一若略睹。謂無意為先。見種種境。二若詳瞻。謂動意為先。而有所見。一切支節業者。謂諸支節。若屈若伸。衣鉢業

者。謂若受用及其受持三衣及鉢。乞食業者。謂飲食等。寺內五種受用業中。身事業者。若行謂往經行處。或往同法者所。或為法故行經於道。若住謂住行處。同法親教。軌範尊重。似尊等前。若坐謂於床等上結跏趺坐。語事業者。謂若請受。曾所未受。十二分教。分別了解。諸已受者。或自誦讀。或為他說。或為引發正精進故。與他議論所有言說。意事業者。謂諸默然。若於中夜而正眠臥。若赴靜處。思所聞義。若以九心修三摩地。若正勤修毘鉢舍那。或於熱季極疲倦時。於非時中起睡眠欲。略為消遣。晝夜二業者。謂於永日及初後夜。不應睡眠。此亦顯示身語二業。言睡眠者。顯示唯是夜間之業。及是意業。

於此十事正知行者。謂隨發起若行動業。或受用業。即於此業先應住念。不放逸行。由彼二種所攝持故。應以何相而正觀察。如何方便而正觀察。即是以是相。如是方便觀察正知。此中復有四種行相。初謂於其身事業等十種依處。應以何相如何觀察。即於是處以是行相。如是觀察。譬如於其往返事業。如律所說。往返行儀。正了知已。即於其時正知現前行。如是事。二謂於其何種方所。應以何相如何觀察。即於是方。以是行相如是觀察。譬如行時。應先了知沽酒等處。五非應行。除此所餘是可行處。於彼彼時。安住正知。三謂於其何等時。



分。應以何相如何觀察。即於是時。以如是相如是觀察。譬如午前可赴聚落。午後不可。既了知已。即如是行。爾時亦應安住正知。四於所有此諸事業。應以何相如何觀察。即應於其爾所事業。以如是相如是觀察。譬如宣說行時。應當極善防護而入他家。所有此等行走學處。悉當憶念。總之所有若晝若夜一切現行。悉應憶念。了知其中。應不應行。於進止時。一切皆應安住正知。謂我現前正行如是。若進若止。若如是行。則現法中不為罪染。沒後亦不墮諸惡趣。諸道證德未獲得者。即住能得正因資糧。

此與密護根門二者。如聖無著引經解釋而正錄取。若能勵力修此二事。則能增長一切善行。非餘能等。特能清淨尸羅及能速引止觀所攝無分別心勝三摩地。故應勤學。

飲食知量者。謂具四法。非太減少。若太減少。飢虛羸劣。無勢修善。故所食量。應令未到次日食時。無飢損惱。非太多食。若食太多。令身沈重。如負重擔。息難出入。增長昏睡。無所堪任。故於斷惑全無勢力。相宜而食。消化而食者。依飲食起。諸舊苦受。悉當斷除。諸新苦受。皆不生長。非染污心中量食者。謂不起眾罪安樂而住。又於飲食愛著對治者。謂依修習飲食過患。過患有三。由受用因所生過患者。謂應思惟任何精妙色香味食。為齒所嚼。為涎所濕。

猶如嘔吐。由食消化所生過患者。謂思所食至中夜分或後夜分。消化之後。生血肉等。諸餘一類變成大小便穢不淨。住身下分。此復日日應須除遣。及由依食生多疾病。由求飲食所起過患。此有五種。由為成辦所生過患者。謂為成辦食及食因。遭寒熱苦。多施劬勞。若不成辦憂憾而苦。設若成辦。亦恐劫奪及損失故。發起猛利精勤守護。而受諸苦。親友失壞者。謂由此故。雖父子等互相鬥諍。不知滿足者。由於飲食愛增長故。諸國王等互相陣戰。領受非一眾多。大苦。無自在過失者。諸食他食者。為其主故。與他鬥競。受眾多苦。從惡行生者。謂為飲食。飲食因故。三業造罪。臨命終時。憶念其罪。追悔而死。沒後復當墮諸惡趣。雖乃如是。然亦略有少許勝利。謂由飲食安住其身。若唯為此故。依止飲食。不應道理。故應善思而後受用。謂由身住。我當善修清淨梵行。施者施主亦為希求殊勝果故。搾皮血肉而行惠施。亦當成辦彼等所願。令得大果。又應憶念集學論說。應當思念饒益施主。及身中蟲。現以財攝。於當來世。當以法攝。又應思惟當辦一切有情義利。而受飲食。親友書亦云。「應知飲食如醫藥。無貪瞋癡而近習。非為憍故非慢故。非壯唯為住其身。」

精勤修習。恬寤瑜伽。於眠息時如何行者。親友書云。「種性之主。於永晝。夜間亦過初

後分。眠時亦莫空無果。具足正念於中眠。」此顯永日。及其夜間初後二分。若正修時。若其中間。如所應行。故行坐時。應從五蓋淨修其心。令不唐捐。如前已說。此與護根。正知三中。皆具修時修後二法。此中所說。是修後者。眠睡現行是修後事。故此莫令空無果。如何眠者。謂於永日及夜三分。於初分中。修諸善行。過初分已至中分時。應當眠息。諸為睡眠所養大種。由須睡眠而增長故。若能如是長養其身。於諸善品修二精進。極有堪能。極為利益。臨睡眠時。應出房外。洗足入內。右脅而臥。重疊左足於右足上。猶如獅子而正睡眠。如獅子臥者。猶如一切旁生之中。獅力最大。心高而穩。摧伏於他。如是修習。恬寤瑜伽。亦應由其大勢力等。伏他而住。故如獅臥。餓鬼諸天。及受欲人。所有臥狀。則不能爾。彼等一切。悉具懈怠。精進微劣。少伏他故。又有異門。猶如獅子右脅臥者。法爾令身。能不緩散。雖睡沈已。亦不忘念。睡不濃厚。無諸惡夢。若不如是而睡眠者。違前四種。一切過失。悉當生起。

以何意樂睡眠有四。光明想者。謂應善取光明之相。以其光心而睡眠之。由是睡時心無黑暗。念者。謂聞思修諸善法義所成正念。乃至未入熟睡之際。應令隨逐。由此能令已睡沈時等同未睡。於彼諸法。心多隨轉。總之睡時亦能修諸善行。正知者。謂由如是依止念時。

隨起煩惱即能了知，斷除不受。起想有三，初者謂一切種，其心不應為睡所蔽，應以精進所攝之心，驚懾而眠，猶如傷鹿，由此睡眠，不甚沈重，不越起時，而能醒覺。二者謂作是念，我今應修，佛所開許，憇瑜伽，為修此故，應大勵力，引發欲樂，由是能依佛所開許，獅子臥式，眠無增減。三者謂應作是思，如我今日勤修，憇寤，及諸善法，明日亦應如是勤修，由是於善欲樂相續，雖忘念中，亦能精勤修，上上品。此食睡行，若能無罪，具義而行，現見能遮眾多無義虛耗壽數故。如聖者無著引經，如所決擇，而為解說，如是唯除正修時中，所有不共修法之外，加行、正行、完結、中間諸應行者，從此乃至毘鉢舍那，所修一切所緣行相，皆是行。已釋中間所應行說。

第二破除於此修軌，邪執分別者。心未趣向聖言及釋諸大教典，現教授者，作如是言，「正修道時，不應於境數數觀察，唯應止修，若以觀慧數觀擇者，是聞思時故。又諸分別，是有相執，於正等覺，為障礙故。此乃未達修行扼要，極大亂說。」莊嚴經論云，「此依先聞，如理作意，起修正作意，真義境智生。」此說從其思所成慧，如理作意，所聞諸義，修所成慧，真義現觀，乃得起故。

故所應修者，須先從他聞，由他力故而發定解。次乃自以聖教正理，如理思惟所聞諸義，由自力故而得決定。如是若由聞思決定，遠離疑惑，數數串習，是名為修。故以數數觀察而修，及不觀察住止而修，二俱須要。以於聞思所決擇義，現見俱有不觀止住，及以觀慧思擇修故。是故若許一切修習皆止修者，如持一麥說一切穀，皆唯是此，等同無異。復如聞所成慧，以聞為先，思所成慧，以思為先，如是修所成慧，亦應以修為先，以其修慧從修成故。若如是者，則修所成慧前行之修，即是修習思所成慧所決定義，故說修慧從思慧生。以是若有幾許多聞，亦有爾多從此成慧，此慧幾多其思亦多，思惟多故從思成慧，亦當不尠。如思慧多，則多修行，修行多故，則有眾多滅除過失，引德道理。故諸經論，皆說於修，聞思最要。若謂聞思所決擇者，非為修故，唯是廣闢諸外知解，若正修時，另修一種無關餘事，如示跑處，另向餘跑，則前所說悉無係屬，亦是善破諸聖言中，諸總建立三慧次第生起之理，則其亂說「趣無錯道，不須多聞」亦成善說。未達此等扼要之相，即是多習經典續部，與一從來未習教者，於正修時，二人所修，全無多寡。又彼行者，是執聞法及觀擇等以為過失，諸惡軌派令成堅固，是故串習聞思二慧所決定義，雖非修成，然許是修，有何相違。若相違者，則諸

異生未得初禪未到定時，應全無修。以欲地中除說已得入大地時，由彼因緣，可生修所成慧之外，餘於欲地無修所成對法論中數宣說故。故言修者應當了知，如波羅蜜多釋論明顯文句中云：「所言修者，謂令其意成彼體分，或成彼事。」譬如說云：修信修悲，是須令意生為彼彼。以是諸大譯師有譯修道，有譯串習。如現觀莊嚴論云：「見習諸道中。」蓋修習二，同一義故。

又如至尊慈氏云：「決擇分見道及於修道中，數思惟稱量觀察修習道。」此說大乘聖者修道，尚有數數思惟，稱量觀察。思擇此語，則知若說將護與修二事相違，是可笑處。

如是如說修習淨信，修四無量，修菩提心，修無常苦，皆是數數思擇將護，說名為修，極多無邊。入行論及集學論云：「為自意修我造此。」是二論中所說一切道之次第，皆說為修。集學論云：「以如是故，身受用福，如其所應，當恆修習，捨護淨長。」此說身及受用善根等三，於一一中，皆作捨護淨長四事，說此一切皆名為修。故言修者，不應執其範圍太小。

又說一切分別是相執故，障礙成佛，棄捨一切觀察之修，此為最下邪妄分別，乃是支那和尚堪布之規。破除此執，於止觀時，茲當廣說。又此邪執障礙敬重諸大教典，以彼諸教

所有義理。現見多須以觀察慧而思擇故。諸思擇者。亦見修時無所須故。又此即是聖教隱沒極大因緣。以見諸大經論非是教授。心不重故。

如是修道有思擇修。及不思擇止修二種。然如何者思擇修耶。及如何者止住修耶。謹當解釋。如於知識修習淨信。及修暇滿。義大難得。死沒無常。業果。生死過患。及菩提心。須思擇修。謂於此等。須能令心猛利。恆常變改其意。此若無者。則不能滅此之違品。不敬等故。起如是心。唯須依賴數觀察思擇修故。如於貪境。若多增益可愛之相。則能生起猛利之貪。及於怨敵。若多思惟不悅意相。則能生起猛利瞋恚。是故修習此諸道者。境相明顯不明皆可。然須心力猛利恆常。故應觀修。

若心不能住一所緣。於一所緣。為令如欲。堪能住故。修止等時。若數觀察。住心不生。故於爾時則須止修。於止觀時此當廣說。

又有未解此理者。說凡智者唯應觀修。凡孤薩黎唯應止修。此說亦非。以此一一皆須二故。雖諸智者。亦須修習奢摩他等。諸孤薩黎。於善知識。亦須修習猛信等故。又此二種修行道理。於諸經藏及續藏中。俱說多種。須由觀察而修習者。若無觀修或是微少。則不能生

無垢淨慧。道勝命根。慧縱略生。亦不增長。故於修道全無進步。道所修證最究竟者。如敬母阿闍黎云。「慧中如遍智。」謂能無雜簡擇一切如所有性。盡所有性。即是慧故。

是故於道幾許修習。反有爾許重大忘念。念力鈍劣。簡擇取捨意漸遲鈍。當知即是走入錯道正因之相。

又於三寶等功德差別。若能多知。依此之信亦多增長。若多了知生死過患。故生眾多厭患出離。若由多門。能見解脫所有勝利。故亦於此猛利希求。若多了解大菩提心。及六度等希有諸行。則於此等諸不退信。欲樂精進。漸能增廣。如是一切皆依觀慧。觀察經義修習而起。故諸智者應於此理。引起定解。他不能轉。

諸於修理見解極狹者。作如是言。若以觀慧。極多思擇而修習者。則能障礙。專注一緣勝三摩地。故不能成堅固等持。此當宣說。若謂其心於一所緣。如其所欲。堪能安住。此三摩地。先未成辦。現新修時。若數觀擇眾多所緣。定則不生。乃至其定未成以來。於引定修。唯應止修。亦是我許。若謂引發如是定前。觀修眾多即許。是此定障礙者。是全未解大車釋論宣說。引發三摩地軌。謂如黠慧鍛師。將諸金銀數數火燒。數數水洗。淨除所有一切垢穢。成極



柔軟堪能隨順。次作耳環等諸莊嚴具。如欲而轉堪能成辦。如是先於煩惱隨惑及諸惡行。如在修習諸黑業果。生死患等時中所說。應以觀慧數數修習彼等過患。令心熱惱。或起厭離。以是作意如火燒金。令意背棄諸黑惡品。淨此諸垢。如在修習知識功德。暇滿義大。三寶功德。白淨業果及菩提心諸勝利等時中所說。以觀察慧數數修習此等功德。令心潤澤。或令淨信。以此作意。如水洗金。令意趣向諸白淨品。愛樂歡喜。以白善法澤潤其心。

如是成已。隨所欲修若止若觀。於彼屬意無大劬勞。即能成辦。如是觀修。即是成辦無分別定勝方便故。如是亦如聖無著云。「譬如點慧鍛師或彼弟子。若時為欲淨除金銀一切垢穢。於時時中火燒水洗。柔軟隨順。現前堪能成辦。彼彼妙莊嚴具。點慧鍛師若彼弟子。隨所了知。順彼工巧以諸工具。隨所欲樂妙莊嚴相。皆能成辦。如是諸瑜伽師。若時令心。由不趣向貪等垢穢。而生厭離。即能不趣染污憂惱。若時令心。由於善品。愛樂趣向。即生歡喜。次瑜伽師。為令其心於奢摩他品。或毘鉢舍那品。加行修習。即於彼彼極能隨順。極能安住。無動無轉。如為成辦所思義故。皆能成辦。」

又能令心堅固安住。一所緣境勝三摩地。所有違緣要有二種。謂沈及掉。是中若有猛

利無間。見三寶等功德之心，則其沈沒極易斷除。以彼對治，即是由見功德門中策舉其心。定量諸師多宣說故。若有無間猛利能見無常苦等過患之心，則其掉舉極易斷除。以掉舉者是貪分攝散亂之心。能對治彼，諸經論中讚厭離故。是故從於知識修信，乃至淨修行心以來，若有幾許眾多熏修，即有爾許速易成辦。智者所喜妙三摩地，又非但止修，即諸觀修，亦須遠離掉沈二過，將護修習。此教授中諸大善巧先覺尊長，隨授何等應時所緣，為令於其所緣法類，起定解故。由師教授，引諸經論，應時之義，更以先覺語錄，莊嚴環繞其心，圓滿講說。又如說云：「若善說者為善聽者，宣講演說，如法會中所變心力，暗中獨思難得生起。」善哉，誠然。故不應謂此是修時方略策勵。以此所說「聞思之時，修行時者。」即是計執說眾多法與正修持，二時相違之邪分別故。

然能了解一切講說皆為修持者，實屬少際。故能略攝所應修事，亦可別書。

能不能現一切至言皆教授者，唯是於此修習道理，獲與未獲決定知解，隨逐而成。況於法藏諸未學者，縱於經咒廣大教典諸久習者，至修道時，現見多成自所學習經論對方。此亦雖應廣為決擇，然恐文繁故不多說。破於修理諸邪分別，已廣釋訖。

今應顯示。如前所說。如理依止善知識之弟子。尊重應當如何引導之次第。

第二依已如何修心之次第分二。一於有暇身勸取心要。二如何攝取心要之理。初中分三。正明暇滿。思其義大。思惟難得。初中分二。閒暇。圓滿。今初

如攝功德寶云。「由戒斷諸畜趣體。及八無暇常得暇。」謂離八無暇即是其暇。八無暇者如親友書云。「執邪倒見。生旁生。餓鬼。地獄。無佛教。及生邊地。懷戾車。性為駭啞。長壽天。於隨一中受生已。名為八無暇過患。離此諸過得閒暇。故當策勵斷生死。」此復若無四眾遊行。是謂邊地。愚啞缺耳。斷支節等名。根不具。妄執無有前世後世。業果。三寶。是邪見者。無佛出世名無佛教。四中初二及最後者。不能了解。應取應捨。第三不能信解正法。三惡趣者。極難發生修法之心。設少生起。亦因苦逼不能修行。長壽天者。親友書釋中說是無想及無色天。八無暇論中。亦說常為欲事散亂諸欲界天。無想天者。對法中說。於第四靜慮廣果天中。處於一分。如聚落外阿蘭若處。除初生時及臨沒時。餘心所現行皆滅。住多大劫。無色聖人非是無暇。故是生彼諸異生類。以無善根修解脫道。故是無暇。恆散欲天。亦復如是。故說彼等亦名無暇。如親友書釋云。「此八處中。以無閒暇。修作善品。故名無暇。」